◇尘世写真

# 浮子酒

[广州]马琼林

每次回乡下老家，我都要陪父亲赶墟。

父亲爱到墟上去喝浮子酒。刚酿出来的浮子酒，甜如蜂蜜，可随着放置时间，愈来愈醇厚浓烈，后劲十足。

酒后的父亲酡红着脸，敞开外套，在街上走得有些“任性”与“神气”。他满大街地打招呼，不管是熟的还是不熟的。

那次碰到了一个壮小伙，胡子拉碴，看上去非常憨厚。父亲热情地拉住他喝浮子酒。浮子酒是我们当地特产——把煮熟的糯米晾凉，和上酒曲，压进大缸，在中间掏一个窝，捂上几日，酒水就从窝里浮上来。搭配下酒的酸萝卜、酸豆角、酸黄瓜，四五元一碗，满大街都是。

小伙扳住门框，死活不肯进。还用洪钟一样的嗓子喊：“不喝，不喝，等下要开车。”

父亲拍拍脑瓜，恍然大悟，不再勉强。然后又说：“等会儿坐你的车回去。”

我奇怪地问：“我们坐小舅的车来的，难道不坐他的车回？”

父亲说：“这个大壮是拉客的，家里困难，我们帮衬他一下——你打电话给小舅，叫他不要来接我们了……”

过一会，大壮来叫，说马上走。走近一看，原来是辆电动小三轮，已经坐了三个客人。

车子突突叫着，像头铁兽。在城市生活多年的我，心里悬着，农村里三轮车发生侧翻的事，报纸上常有报道。可父亲惬意地半眯着眼，看我紧张的样子，他笑了笑说：“大壮是个尽职的司机，你要相信他。”

半路，车子突然停下来。大壮跳下车，说电力不足，要推车。

原来到了一个长坡前。那三个客人满脸不高兴，嘟囔着，没见过花钱坐车，还要推车的。大壮可劲儿赔着笑脸。

父亲头一个下车，奋力推车，腿肚子上青筋暴起，他嘴里还喊着号子：“一二三，加油！一二三，加油！”

我从没见过年迈的父亲迸发出这么大的力气。

车子终于上了坡，又突突跑了起来。

到达目的地，大壮开始收钱。我低低问父亲，多少钱一个。

父亲说：“一块五。”

一块五？真不敢相信，那么远的路程！

我恰好有两张五元纸币，心想两人十元不算多。但父亲阻止了我，说：“我来。”父亲把钱交到大壮手里，重重拍了拍他肩膀，大声说，“大兄弟努力挣钱，争取早日给这铁兽加一个轮子。”

大壮憨憨点头，“晓得嘞，老爷子。”

等大壮走远，父亲对我说：“规矩就是规矩——你若是给了五块，以后叫别人怎么给？”

我刚想回话，但父亲已走开了。他双眼迷离，摇头晃脑，嘴里哼着小曲——此时，浮子酒的后劲真正上来了。

◇两代风景

# 吃蟹几多情和趣

[无锡]吴翼民

从前章太炎夫人汤国梨说过，她之所以喜欢长期寓居在苏州，就因为苏州出产天下至美之美味阳澄湖大闸蟹。苏州的干般好、万般好她都不提，提的只是阳澄湖的蟹。够了，只一款阳澄湖的蟹足够了，一以当百、当千、当万！后来汤国梨果真终老于苏州，只可惜死后归葬去了杭州，与先她几十年而逝的章太炎合了墓。章太炎仰慕张苍水之名节，留下遗嘱，他的墓要与张苍水墓为邻，为的是地下共商国是。看来汤国梨嗜蟹事小，服从太炎先生“共商国是”事大。

蟹的魅力可以让太炎夫人一生一世与一座城市结缘，遑论我等百姓了。

便如我老家食蟹，旧式大家庭中由我父亲和伯父叔父轮流做东，买两蒲包蟹和一坛绍兴黄酒，不再分灶开伙，而是三张八仙桌拼起来，长幼有序，举家团团围坐，蟹的红壳映着酒醺酡红的脸，蟹的黄白醺着浓香的醋，笑语杂沓、吱吱咂咂声不绝于耳。父辈们把蟹的精华孝敬老祖母，老祖母则推说年纪大，吃膏黄不消化，遂把膏黄从腋下递给了孙辈。我们兄弟姐妹就围绕在她的周围，时而探出个脑袋，得到一壳子蟹黄或一只脚腿，于是刺溜一声，小脑袋就缩没了……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画面，忆来清晰如昨。

近日，一位画家朋友跟我说了他有关蟹的一则故事，不禁令我动容，一次他去探望外地读大学的女儿，别的没带，就捎了几只大闸蟹，煮熟并速冻，及至进了学校，请食堂师傅在微波炉里转热转透，然后陪着女儿找一僻静之处让她慢慢享用，他静静地坐在旁边看着她嘴里啧然有声、把它们一一剥吃干净，心里溶溶漾漾，一片爱意。他视此为人生一大福分。



扫描二维码，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：yzwbfanxing@163.com

◇心灵点击

# 一豆微光

[湖南]林海平

城市一收声，老周就出摊。三折铁皮台从车斗里取出，支起、架稳；煤气罐塞进角落，竹栅子一拉，那盏LED灯夹在棚杆上，昏黄，像刚睡醒的眼。

他卖小米红枣粥，不卖别的。下夜班的、代驾的、清扫完半条街的环卫工，拐过来，喊一声“老周”，他应一声“稍等”，舀粥、递勺。碗烫，他用旧报纸裹一层，再塞人手里。

有回我夜班，下小雨，摆摊的辅路没一个人，他仍把车打开，砂锅捂着，灯亮着。我劝他回，他摇头：“每周三，小田下中班（我们这儿管半夜下班的安排叫“中班”）走这条路，怕黑，惯了见光。”后来小田真来了，伞都不打，站在光里喝粥，说“这儿，像我妈家厨房”。老周没接话，只给她添两颗枣：“慢点喝，有点烫。”

他收车在两点半。折台、收罐、拔灯，动作比摊开时慢。有一晚，我下夜班跟他顺路，才看见他回到租住的地下车库隔间，门一开，先不脱鞋，把灯掏出来插上移动电源，放在床头铁盒边。盒里是他母亲的胰岛素、半瓶跌打水。灯不亮堂，刚好照清药名。他蹲下，像在摊前舀粥那样，认真地一管一管比对注射的时间。

老周知道，是家里那点指望，反过来把他这辆餐车，一夜一夜地点亮。

风从车库口进来，LED灯晃了晃，他没去扶。药对完了，他说一句“今儿卖得还行”，像对我说话，也像对着早已睡熟的母亲说话。外面城市全黑了，他这里，仍有一豆微光，小得很，但够用。


